新華日報

美蘇輿論要求鞏固和平 防止日本侵略主義再起

蘇聯紅星報說：不粉碎日本軍事法西斯的集團，日本就不能實現眞正的民主國家，盟國也就不能保證不再遭受侵略。

（塔斯社莫斯科五日電）紅星報國際問題觀察家高夫曼宣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六隊在西方和東方都贏得了偉勝。在可紀念的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附近的主力戰鬥中，由於蘇軍的英勇抵抗，擊破了日本和德國的侵略家想在外島設置和印度會師的陰謀。在不但決定我們國家的命運，而且也決定愛好自由的全人類和世界文明的命運的那些日子於中間，由於蘇聯紅陸軍和強勁的盟軍將士的堅定不拔，才使得我們盟邦有時間在太平洋和歐洲戰場上從事於順利行動的軍事發展。現在日本投降了，從北方的滿洲直到南方的印度洋，所有日本侵略區域日軍在勝利者的命令之下投降了。馬上面對着的任務就是如何零碎和損毀日本侵略的最大警覺。波茨坦宣言授予了盟國完成日本帝國主義道德上和政治上失敗的任務，日本的情況使得盟國方面的最大警覺。失敗了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未嘗對於勝利者的服從，卻同時在支吾掩塞，藉以保持他們對於日本人民思想上的影響，並作復仇的準備。沒有完全的粉碎法西斯的軍事法西斯黨徒和帝國主義者的集團，就不能實現眞正的民主國家，盟國也就不能保證自己不再受侵略。盟國對於日本的政治發展和日本人民精神生活上的影響，要積極地抑東和平上是關係非常重大的。為了播下遠見的種子，並在民主的基礎上實因日本的重建工作，盟國必須尋求最好的道路和方法，總使日本走向和平，而不是向戰爭。

（美新聞處紐約三日電）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由橫濱來電說：雖然「日本的無條件投降在戰鬥範圍來說是結束了，但仍然有着許許多多的事要去做的。要使這個蘇班就上簽字並且遵守了，在日本的軍事失敗上，作了個諾局的標記，但這只不過在全部完成他的使命的漫長路上到達半途，要使這個黎明的和平成為一個永久的和平，前途仍然有着重大的問題。」「日本將被完全解除武裝，並且和平化，這一點是無疑的；日本的工業將失去經濟戰爭的能力，這一點是……」

……

日議會氣焰囂張

東久邇宮提到神風隊時，居然掌聲大作。

替軍閥作應聲蟲

（中央社東京五日電）日本第八十八屆臨時議會眾院今日下午開會時，東久邇首相……

日人睜着眼睛 他們並未降伏

于院長和孫夫人 昨宴毛澤東同志

（本報訊）昨日毛澤東同志和周恩來、王若飛同志應于院長和孫夫人之邀，應邀前往……

美軍明日開入東京

北海道和本州北部由美軍接管

日秘密警察 竟恢復工作

「東京玫瑰」被捕

美軍對待奸逆鐵面無情

國民黨軍隊接收京滬 美空軍全力協助

日本軍國主義必須立即受懲

紐約時報的當頭棒喝

英軍進入新加坡

對日本採取寬容態度 英軍戰士大惑不解

日本戰爭罪犯一定要受檢舉

日本製造毒氣五十一噸

王耀武部向長沙前進

盧漢部進抵越南河內東北

赫爾利大使 來華週年紀念

李宗仁飛西安

蘇軍搜捕奸逆 東三省和朝鮮

社論 日本的陰謀還沒有死

自從日本投降、戰爭罪犯東久邇組閣以來，我們就一再的喚起盟國注意，日本法西斯在利用盟國關係，製造中國內部糾紛，逃避一切侵略罪行，對波茨坦四國公告息工，作死灰復燃之計。兩個禮拜以來，這種陰謀，一天比一天明顯，盟軍開始了佔領日本，可是軍閥和財閥合作的東久邇內閣不僅沒有受到懲罰，罪犯依然法外逍遙，直到今天，日寇居然召集了所謂臨時會議，讓他們從容佈置隱瞞投降，欺騙人民的工作。九月五日東久邇在議會發表演說，說：「結束大東亞戰爭只表示了天皇陛下對世界和平的仁慈」，接受波茨坦公告只是「一種『非常手段』」，在到會了一切殖民地之後的日本國會裏居然還有……議員，在應該徹底解除武裝的日本……

……

決不讓戰爭罪犯脫逃 蘇軍生擒敵關東軍統帥

瓦西萊夫斯基元帥到了哈爾濱

（塔斯社伯力五日電）蘇聯情報局五日晚報：三日至四日，一萬八千名……

（中央社伯力四日電）……

處置意領土問題 五外長會議將作討論

貝爾納斯說：處置意大利領土問題，他已和杜魯門商得協議。

（中央社倫敦六日路透電）……

德四政黨聯合陣線 組成勞工聯盟

（美國新聞處九月六日電）……

英閣辯論

蔣……印度憲法問題

希政府迫害馬其頓人

南國輿論嚴詞譴責

法國停止新聞檢查

（中央社巴黎五日電）法國政府宣布自今日午夜起停止新聞檢查制度。

美國民間戰時機構 杜魯門總統建議減削

數目將達三十五億多美元

（中央社華盛頓六日電）……

杜魯門

聯合國執行委員會 研討成立情報機構

（中央社倫敦五日電）……

遴辛格 仍留駐日本

美延攬曾在我國服務外交家 擬定遠東政策

艾其森、范宣德、謝偉思都被選拔。

（中央社華盛頓五日電）……

太平洋海軍基地 美希望獲得九處

次要基地有土魯克等地

（中央社華盛頓五日合衆電）……

國際零訊

佛朗哥獨裁 搜捕民主份子

美國充份就業法案 孤立份子陰謀反對

美國大衆失業的威脅（下）

蘇·鮑爾斯坦著　郭達譯

——譯文載一九四五年六月一日俄文『新時代』雜誌——

現在我們還無法估計在戰爭期間積累起來的……

本市工業界推定代表 要求擴大貸款範圍

（本市訊）……

桐油猛跌 金價仍無起色

（中央社訊）……

新書雜誌 不再送審

復旦零訊

（本報訊）……

△八月二十五日晚上，……

復旦沉船案初審 陳昌鑑作狡辯

復旦同學函司法處要求出庭作證

兩江水位 連日大降

（中央社訊）……

霧季快要到了 劇壇準備着新節目

（本報訊）……

一個東北孩子的故事

潘湘

松花江邊的草地上，坐着一個釣魚的孩子。魚竿插在面前，魚線垂在水裡，「魚標」隨着江水浮動。身邊的小洋鐵桶裡裝着魚。過午的陽光照在江面上，反光照在他的臉上，他那若紫的臉，顯得更紅了。兩隻黑色大眼對着着草地，像出神的樣子。……

忽然魚竿一動，打斷了他的沉思。他趕快把魚竿往上一扔，一條四寸多長的鯉魚從水中提出，落在草地上，急迫的跳着，尾巴拍打着草地。他把鉤從魚嘴裡取下，丟進洋鐵桶裡。

然後他又把一段蚯蚓掛在魚鈎上，把魚竿斜插在江邊上，又靜靜的向樹林的深處望了望，向草原的盡處望着，輕輕地哼起松花江兒歌來：

「松花江，松花江，你是一個好地方，松樹[illegible]樹粗又壯，大豆高粱香又香，……」

歌聲突然停住了，他聽見了樹林裡──「咕，咕，咕──」的叫起來。

「啊，來啦。」他向四外看了看，跳起來就向樹林裡，嘴裡也學着：「咕，咕，咕。」他就跑到那棵往日哥哥約會的大松樹下面站着，向樹林的深處望着。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照在他身上，[illegible]。

從樹林裡走出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穿着紅色的[illegible]衣，[illegible]下。

「小瑩，江邊上有人沒有？」他笑向小瑩問。

「沒有，[illegible]，哥哥。」小瑩挨着拉住哥哥的手問：「你怎麼才來？」

「小瑩，你到江邊上去看看，人沒有，[illegible]江邊上去說話，不要叫人[illegible]還不知道。」那青年人坐到松樹底下。

「哥哥，來吧！這個是他沒有。釣的魚的都是他的。」小瑩說。

他哥哥把小瑩拉到懷裡，撫了撫，走出樹林。他們坐在小瑩釣魚的大樹下，看着草地那邊的村子和道路。

小瑩從他手裡拿出一封信給他哥哥，說是地方[illegible]的情形。他哥哥接過去，小心的放在兜裡。接着，小瑩告訴他哥哥：住在[illegible]家那個日本官換啦，[illegible]以前殺他媽媽的那個……。[illegible]日本鬼子都要來，……

「你們打他一頓多好，那不是一下就能殺他多少嗎？啊，哥哥！」小瑩說。

「小瑩，別急，有我和爸爸總會給媽媽報仇的。你明個不能殺鬼子，過年時你就跟我到隊上來打他！」哥哥說。

「我早就不願意在這裡了！你願意不？」

「我早就不願意啦，反正到你們那邊能學寫字，爹上回來說我小，不讓……」

「小瑩我告訴你點事，你可不能跟別人說，就是殺了你，你也不能說。我們就是替日本鬼子辦事，我們後天要換這個鎮子。你也能給媽報仇了，你說好不好？」

「哥哥你怎麼老是怕呢？我多早晚跟人家說過什麼來，你告訴我你們怎麼個辦法，快點！」

他哥哥附到他耳朵邊上說了幾句，小瑩鑽着他的話頭。他哥哥向四周望了一下說：

「快把魚倒出來。」

小瑩跳起來把魚倒在草地上。他哥哥從兩個手榴彈放到洋鐵桶裡，又幫他把魚撿起來放在上面。看了一下，高興的說：「一點也看不出來，嗯，小瑩，上回那兩個你放好了沒有？」

「那兩個放到姥姥的狗窩裡，用草蓋着，誰也不知道，你怎麼老不放心。」

「這不是回家裝的事，叫人知道了你的腦袋就得搬家，小瑩，我在這還有點事，千萬小心，可別大意，記到沒？」

小瑩一邊脫着衣服，點點頭。然後用褂帶把衣服綑好，放在桶裡，把桶舉到頭上頂着，踩着水，一蹦一蹦的往江去了。

二

前兩年，一個秋天的下午，小瑩的爹和哥哥都到地裡去了，家裡只留下小瑩和他媽。有一個喝醉了的日本軍官，到他們家裡，跟他媽調戲起來，他就出去找他爹，等他們回來的時候，他媽已經被日本人殺死了。他爹揮着鋤頭上去砍了一刀，死去了！

爹和哥哥把媽埋了以後，就從家裡拿出兩枝槍，到山上，把他送到他姥姥家，他們從那裡走了。

不久，他爹領着[illegible]的人來了，他告訴小瑩，王先生跟他們一起幹，叫他聽王先生的話，什麼事都可以跟王先生說。「什麼事都可以告訴他，你不要問，叫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小瑩都答應了。

從此以後，王先生常跟他談話，告訴他很多事，他說日本人是壞的，他爹和他哥哥幹什麼去了。他們和日本人打仗，他知道了許多事情，他就參加了。

有一天晚上，王先生問他膽子大不大，告訴他，只要你膽大，在一天晚上，他就把他送去了。

原來就是搶着包袱上王先生家去，說要試試你，你到底怕死不怕死，他說：「小瑩，我北街你們看那一堆槍，你敢不敢從日本守衛門口過，你敢去不敢去？」

「我敢去！」小瑩的心跳着，臉紅着。

「小瑩，不管什麼人把你抓住，你都不能告訴你的，也不能說他往誰那裡給送到。你能不能？」

「王先生，你放心，就是殺了我，我也不會說。」小瑩說着，用手背擦擦眼，臉紅着。

王先生把紙包給他，用紙包包好，裝在書包裡了。當他在街上走的時候，他用左手緊緊的握着那包，心裡不停的跳，對人看也不看一下，他就跑到李先生那裡去了。回來還不到一刻鐘。李先生收到的不過是一捲紅紙而已。

王先生允許了他參加，他高興的幾天睡不着覺。但他參加小組的那天，在他那裡就只有十二個人。

下午，他就用書包背了幾個手榴彈，大搖大擺的給他哥哥送去了。

從那以後，他慢慢的學會了一套新的本事，他能把兩個手榴彈綁在褲襠裡，在日本人面前走來走去，能用書包揹着一袋子彈在日本人面前滑過去，他變得非常大膽和機智。

三

他哥哥和王先生都許多別的人都把他叫「小滑頭」。

「小瑩，你幹什麼不說下次就睡呢？」外祖母問他。

「姥姥，你睡吧！不要管我。」他不耐煩的說。

「你這孩子，就不知道好歹，你幹什麼要穿衣裳睡呢？」他外祖母嘮叨着，吹了燈，就睡在炕上。

他外祖父是個商人，因為在地方上有點名望，日本人就拉他出來當商會長。但他心裡很不高興。一看到外孫，就想起了女兒。他自從滑日本人，再加上家裡一天比一天的窮，[illegible]，他更生氣。因為[illegible]，他也時常給晚報，但一樣都不接濟。

小瑩躺在炕上，睡不着，心裡想：「怎麼還不來呢？」心裡煩得很，翻來覆去，把被窩扔到上去，又坐起來，穿起衣服，身子向窗外，不住的手伸直又彎起來，[illegible]。

「小瑩，怎麼還沒有睡着呢？你衣裳脫了睡吧！」外祖父翻了個身，咳嗽了一聲，往地下吐了口痰。

「我就了，姥爺，你睡吧。」

上屋傳來了日本人的開話。

「這些該死的東西，半夜三更還在鬧，還睡覺也不叫你安生。」老太婆嘮叨着。「你睡吧，姥姥，人家日本人幹什麼……。」

他幹什麼，一會兒外面一陣腳步聲，[illegible]了。

上屋裡的鬧聲漸漸靜寂了。

小瑩抬起頭，看了一下外面，又悄悄的下了炕，輕輕的把窗子打開一條小縫，從外面看見外面[illegible]的燈火還明晃晃的。上屋的窗戶把他叫了，他又把窗戶拉好，到炕沿下，掏出了三個手榴彈。

[illegible]彈，這時，傳來了[illegible]，他嚇了一跳，[illegible]的響聲。他[illegible]自己的耳朵，[illegible]用手摸着自己的耳朵，怕把外祖母吵醒了。他心裡想：「[illegible]又叫了兩聲。」他[illegible]。

「[illegible]」他躡着腳出去走到後窗子底下，伸出頭去看了看，有幾個黑影在窗前動。他從窗子裡爬出去了。

[illegible]一口氣，涼爽的，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剛才的那陣害怕去了，他想着七月的非常悶熱，他恨日本人住的上屋裡的燈光，打得上下牙咬也咬不住。他想到日本人佔着他的家，他把手裡的一個手榴彈緊緊的握着，一隻手拿着一個，悄悄的走到上屋的窗下。透過綠紅色的燈光，看到屋裡[illegible]，窗裡傳出來放蕩的笑話，和淫穢的……。他心裡恨極了，一下拉下了槍栓。……忽然，這時傳來了一聲，在子彈響了一下。

[illegible]，「有」，他捲[illegible]，小瑩從裡面往外走，又從窗子向外跑，[illegible]聽到：「是他們哥哥，小瑩，才爬……」他[illegible]的聲音叫：「[illegible]。」

「哥哥把他抱起來說：『幹得好，好兄弟，幹得好！』」

「哥哥，你怎樣把我叫醒了？」小瑩把他打到的槍讓給哥哥。

他們和他們的人走了。

怕你們的[illegible]，[illegible]的晚上，小瑩跟哥哥站在門前，含淚的眼睛在朦朧中消逝。

「哥哥，我也去，我也去……」

這一回，在[illegible]得了七十一個大炮，四十一挺機槍，和全部日本鬼子的裝備，找計消滅了四五十九個日本鬼子，擴大了七十多人，只有七個受傷的。（完）

音樂界漢奸名單

（一）北平老牌漢奸柯政和，國籍不明，有謂其爲高麗人，又有謂其爲台灣人，道地日本太太，歡喜以師範大學音樂教員，並參日本津貼辦理中華樂社，出版書籍，爲國人熟知的文化間諜，七七事變後爲日本人賣力氣，爲新民會要人，在北平電台播日文講座，參加日本的文化組織，與周作人同流。

（二）李恩科──前天津女師學院音樂系主任，七七後，任僞師範大學音樂系主任。

（三）老志誠──僞師範大學音樂系教員。

（四）張肖虎──僞天津管弦樂隊指揮。

（五）張維之──小提琴手，與敵僞合作密切。

（六）劉曉東──天津新民會音樂負責人。

（七）李惟寧──前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員，太平洋戰爭後附逆任僞國立音樂院院長，並娶大漢奸殷同之女爲妻。

（八）朱英──琵琶手老頑固，前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教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任僞國立音樂院訓育主任，常發揮無恥漢奸理論，即奇痛之。

（九）錢仁康──僞南京國立中央大學音樂系主任，太平洋戰爭前曾有作品在後方發表，全部作品兩人。

（十）丁善德──上海私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與日本人合作。

（十一）江仲仁──僞中宣部音樂科長。

以上係不久前去過淪陷區由北平逃出的所知者，另外我面年在北平曾見許多被留駐戲院的人，都跟日本人有來往，聽說他們都來後方隱藏起來，在暗作勢力先奸人，[illegible]，聽說重慶有音樂協會學會一類的組織，他們爲甚麼不出來檢舉呢？

讀者張一民上　九、一。

新事物〇〇

燒傷新術

海軍中校寒爾J．K．駱森在七月份『海軍醫院公報』上發表一個打破過去任何記錄的燒傷治療報告。

有一個十九歲的海軍陸戰隊士兵在一次汽油爆炸中把全身的百分之八十三都灼傷。在這次戰爭以前，灼傷（註）全身三分之二或（至）三分之一的都可致命。但這個戰士不但活着，[illegible]，他在受傷三個月以後，便經常被軍醫治療，他恢復了健康。

醫生說這個士兵在受傷四小時後抬到醫院的時候，他的身上從手至肩灼傷，除了只有腳的頭部，穿着皮鞋的足部和胸部，及一部份衣服掩蓋的身體之外。他的肌肉，他的肺部，同時受傷。病人非常痛苦。他的病情是水腫，貧血，便祕的激血症，在一根靜脈內有敗血塊，兩膝的潰爛部份已死。

治療的方法和藥品包括：血清，蛋白質，礦物質，維他命，水，鹽等，並注射盤尼西林，[illegible]石蠟浸漬的紗布包紮在燒傷處，以及「蘇爾法」藥膏塗於傷處上，並移植皮膚。

被灼傷的部份長好很多新皮，要他移接他處的皮膚。接皮要到病況恢復一星期才行，因爲要到後方來，到第六十二天，灼傷的地方完全長好，再隔一個月，他便開始服務。（H）

偽「武德報」的內幕

蘇小東

九月三日在新刊上登出之『華北文化界奸名錄補遺』一文中，會提及僞『武德報』，現特補充其內幕如下：

『武德報』是敵『北京派遣軍報道部』及僞『治安總署』直接支持下的大規模反動宣傳機關，地址在北平宣府井一七號（前燕北日報社舊址）。該報分總務、會計、發業、發行、取經、出版、印刷、調查等部門。每部皆由日人主持，中國人出名。每部工作人員皆多至數十人或數百人以上。除印刷部人數外，各部工作者約百名左右，編輯出版部，包括各種文化雜誌的編輯部。工作人員皆由僞總主持出版刊物有：『國民雜誌』（月刊）『婦女雜誌』（月刊）『新少年』（月刊）『時事畫報』（半月刊）『兒童畫報』（週刊）『民衆報』（日刊）『萬人文庫』（旬刊）『快報』（旬刊）『時事新報』『北京漫畫』……等七個之多，每一刊物有主編一人，助編三四人，校對一人。其他如攝影，檢查等皆有編輯部之專門負責人，以外，尚有『資料室』『攝影隊』『宣傳隊』，及『出版課』等組織，也附屬在編輯部內。由編輯部所出刊物包括各階層之對象，會假借文藝，甚至誘迫訂閱。另一方面強力操縱其他文化刊物，誠以『內容不妥』爲詞，強迫停刊，使得人人除『武德系』刊物外，沒有其他刊物可閱。一方面給會使其報出版之刊物內容『皇軍化』以麻痺我們知識的同胞。

該報社並直接設立僞『文化協會』，一是『華北漫畫界協會』，一是『華北作家協會』，強迫統一文化界都必須參加爲會員，否則即向各刊物上的發表謀該刊審查的權利。『華北文化書局』，專負責推銷該報出版之刊物和報紙。更與汪逆精衛之宣傳部在中央分報發行所，專[illegible]。

敵人縱火奸僞搶劫

劫後鹿寨鎮

編者先生：

當我提筆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得悉桂邊道上回到我的第二故鄉柳州鹿寨鎮（柳桂道上三大鎮市之一）來了。

敵人在去年十一月間侵占柳州，似乎沒在我們耳邊響徹，而今，他們這一批野獸也僅僅得了還個的威力逸來當大搞不能不撤退了。但這個人口約一萬三千的鹿寨鎮，只剩下了二十多間殘破不堪的屋子，自七月七日收復到現在，回鎮來的難民已有數千之多，他們除了在自己屋子的殘餘廢墟和瓦礫上搞哭之外，別無法可想。

但最令人痛恨的，是大小漢奸們的冤孽。當敵撤退和縱火的時候，本地的奸僞們乘機到處搶劫，使得大部分老百姓，除身上穿的一套破爛衣服外，一無所有。民衆之恨奸僞，並不下於恨敵人。本鎮收復後，由當地長兵及人民共同捕捉的奸僞，有游公甫（前本鎮記報局長）等數十人之多，如果不是當地公所維持秩序加以干涉，由於民衆憤怒的激烈，他們一個個早就沒命，死了，被民衆打死了。

他們說，[illegible]在桂江以南，[illegible]，然而「我[illegible]」却又大又肥，有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鹿寨[illegible]也有發現了！（鹿寨大劫後也有發現了！）

鹿寨鎮是廣西收復最早的鎮區，被廣西省政府撥定爲「救濟示範鎮」。廣西省的難民們，請求救濟。[illegible]，然而我們的救濟在那裡呢？此外，救濟總署廣西分署是否已有了計劃？我們到底還要等多久呢？

收復數月　救濟毫無

一民寄自鹿寨

失業危機威脅工人

大川公司工人　大批被開除

編輯先生：

我們是資沙淥樟坊溝大川公司的一羣工人，最近幾天，廠方借故大量開除工人，使我們感到生死的威脅。有一個工人說：「開除工人，簡直不講理由，不擇手段。」有一個工人見了，便找經理尹益申，說到家裡不斷的開除工人，他許他自己不久也要失業。經理看後，便大怒，把他開除了。清晨就請，過二天出了告示，就開除了，開除以後連個工錢也沒有給，誠懇的一個工友，他在[illegible]又被開除了。有的病了，病假的一律准假，經常給經理送好處，[illegible]，上班就給他抓住，長假，約有十幾個人。九月一日，一天之內，開除了七個工人，其中有剩砂工友三人，開除的條件，是上班遲到早退，下班，[illegible]，會，他們開會，有人發表談話，碰巧遇到了四人。

我們工人們沒有心想了，大家都嚇壞了，廠方便說他們開會，不明不白的就開除了，工會也不敢管。工人們沒有辦法，只好不要工錢，不能說。

[illegible]，失業，開除工人。廠方的意思是很明白的，[illegible]，開除了大門，[illegible]，一經理到開除的人，立刻就要坐下來，假使一天不開除，似一天一天的往下掉，一天一天[illegible]。

經理明白的說了，這是一個分化工人的開會，他們開會，有人說要我們一個不管一的我們都一個開除，[illegible]。廠方正在準備移到上海，而且說，[illegible]，便想法減少工人，[illegible]，工人們被迫得很緊，做得這樣紙理，他們在後方設法維持工作，工人們在後方超過了一些時期，做得這樣辛苦，工廠和廠方的生產，一旦廠方要搬走就要可以隨便開除工人，工人的生活，政府有什麼辦法，請工人們向政府交涉，請求救濟，協助工人們向政府請求，[illegible]。

[illegible]不請求，用着了，等到上工，用不着了，就是死也不管，這像什麼地方，這還有道理了麼？我們向當局向廠方提出要求：第一，我們要求對已經開除的工友，發足三個月的生活費用，第二，從今天起不再開除一個工人，第三，如果工廠要遷移，如果工廠要停工，每個工人都要發遣散費，由廠方出資遷移的旅費，足夠回家，第四，如果廠方辦不到時，[illegible]。

大川公司的被裁工人和學徒同上

請求政府救濟，務必使我們工人們能夠有解決生活的辦法。



機械工人失業了

請政府　想辦法

盼弟兄　伸援手

我們這個廠址有將近三十個工人，都在這裡工作了幾個月以上，有的已經做了一兩年，平時廠方工作認真的我們非常緊張，但工做（按件計算工資）給每個人都有，我們爲了多拿幾個錢維持生活，另方面也爲了國家打一個抗戰，所以大家都在拚命的幹，到今天爲止，這個廠的財產估價已經在八千萬元以上，當初開辦時，只不過有幾部車床和一些小工具而已。

在勝利消息宣佈後的第三天，廠方對付工人就完全變了一付臉色，在工作上故意找碴爲難，企圖逼走工人自動離職。三日

是今天我們在抗戰時期的中的遭遇。

加一天工作十二小時，半個月休息一天，每天的工資，到今天各種都在[illegible]吃喝，[illegible]三個月的時候，我們[illegible]在工作也沒有得做，[illegible]了，廠方並沒有叫大家上工，老工人去另外找工作，也出來叫大家上工。

今天（五號）水已退了，有的工人還沒有一點理由，[illegible]兩個人被開除，兩個理由開除，其餘的了，今天是九個月在當局吃飯的，他們都沒有錯誤，我們的家屬都在中華書局吃伙食的工人，[illegible]，所以給他們一點正當的理由，還有正當的理由，[illegible]，就是[illegible]，把廠房的兩個月前的中一個真正開除，三個人，我們要求的是：

[illegible]了，就是失業了，大家都一點也沒有，[illegible]。廠方已經[illegible]了，我們[illegible]，希望能給我們以後有工作，給我們的兄弟們，給我們回信和援助！

李子姻等中校機械廠工人謹上　九，五日

兵工廠工人被裁

編者先生：

我們是從戰事興，由淪陷區奔赴後方，服務國家兵工廠的一羣技工，在廠服務五六年至二三年不等。抗戰開始隨廠內移，沿途扶老攜幼，爲多造一顆子彈，多打死一個敵人，努力增產，爲國效勞。我們始終都是爲國家，爲光復河山而努力。

但，自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後，我們這一羣技工，都遭到了天大的不幸。八月卅一日，廠長已宣佈九月一日就解僱我們，八月一日被發的有數百名工人，被裁者有一天的一個月單一警告失業。

工資（照普通者計）僅四千元之譜，無救濟費，三日（從中發個時間）才發給，另外發米一月。這消息公佈後，令我們被裁者，馬上停止工作，應領工資僅得十幾天算隱，現下物價雖稍低，而生活高再等十幾天算隱，在這被裁的十幾天中，所領之遣散費四千元，夠不上等算隱這幾天的生活費呢？我們都是家在淪陷區，距家數千里，鉄路不得，在這裡又不能生活，真是無路可走了。叫我們怎麼辦呢？

銅元局××兵工廠一羣失業技工敬上

抗戰時流血汗　抗戰完丟飯碗

福利委員會的錢　都被挪去投機了

李樂

編譯隊方爲了改善同人的福利事業也見，成立了一個同人福利委員會，由隊長、總務股長、人事股長等高級職員爲委員。接着就設在計劃合作社的事務，同時還設立了一個福利貸金處，在通告上是這樣寫着的：

「……以後同人如遇婚喪等事或其他特別情形需要借支薪水者，請往同人福利貸金處，不得再向隊方借支……」

[illegible]，但是要先到人事股拿一張登記表，填寫了借錢的原因和數目後，拿到隊長那裡去簽字，還要有兩個同事以上的證明，然後再給隊長批。

這樣看來，似乎同從前沒有兩樣，還是可借錢，不過從前只要寫一張報告，給隊長批准後就可以向會計科去支錢，現在的手續麻煩點罷了。

事實上却並不這樣簡單，許多因窮困不堪吃的同事，拿了審定的方子去借錢時，都得到這樣的回答：「這個月的錢已經借完，要借下月來。」有時把你送去的登記表一直擱起不給你一個回音，你去問問，他就裝得很抱歉地說：「喔！我忘了，忘了，等一等，等一等。」這樣等了一星期或半個月，還是毫無音信，於是只好厚着臉皮去問第二次，他的回答，却仍是這樣。

「算了，等到借到錢，恐怕我早都死了！」失望回來的同事，只好這樣憤憤的說，因爲再也不好意思去問第三次了，跟着同等的人們一點不知道什麼。

尤其最悲慘的，是一個西[illegible]的同事，因爲工作緊張，[illegible]的人手不夠，所以奉了隊方的命令，要他連續做一個月的夜班。誰都曉得做夜班的人，在白天除了吃飯起來外，其餘的時間只好睡覺，這樣對於消化很不是有益的，還加上工作過度，[illegible]不好，人類不習慣的夜生活等等原因，沒有做滿二十天，就一病不起了，什麼貧血、[illegible]、老病、新病，一齊爆發起來。

同事們把他送進了中央醫院，一面爲了一張聯名的請求到福利貸金處去借錢，經過了幾天的懇求，錢一個沒有借到，[illegible]，後來同事已在中央醫院上氣[illegible]了！

有一天，一個山東籍的同事，拿了由山東家裡寫來的家信說他父親死了，需元千元的治喪費，他到人事股去取登記表的時候，人事股長對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才回答：「錢已借完了，下月再來借。」

那麼，這些錢到底借了出去呢？同事們都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因爲同來們却沒有一個借到。

原來這些錢是給幾個有勢力有後台的高級職員借了去，他們借去是從事投機生意的，囤積藥品，放利息……。

這是一個同事最近親從他們的口裡聽到的，所謂改善同人福利的貸金，內幕就是如此！

⊙工人生活線⊙

更正

九月六日本刊所登之「我們的強化隊伍」係「強化我們的隊伍」標題之誤，特此更正，並向讀者和作者致歉。

代郵

智人先生：有信存北站待取。

[illegible]